

汉语语篇研究回顾与展望

聂仁发

(宁波大学 文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迄今为止的汉语语篇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文章学、语法学和话语分析三个时期。文章学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宏观结构, 即语篇直接成分及其关系, 以指导写作为目的; 语法学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微观结构, 揭示小句组合成篇章过程中的结构层次关系, 以描写为主; 话语分析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各种篇章现象, 引入了认知、功能观点, 解释性成分明显增多。未来汉语语篇研究除了继续目前的研究外, 还应加强语篇结构研究, 开展语篇理论和语篇应用的研究。

关键词: 语篇研究; 文章学时期; 语法学时期; 话语分析时期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9)03-0040-06

“汉语语篇研究”不是一个学科名称, 它只明确了研究对象, 学科名称有好几个。有叫“话语语言学”的, 有叫“语篇学”的, 有叫“篇章语言学”的, 还有叫“篇章语法”的。不同名称背后其实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不同的研究取向。廖秋忠认为, 篇章分析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目的、统一的研究观点与研究方法。人们对篇章分析比较统一的认识大概只有两点: (1) 研究大于句子的语言体; (2) 研究实际运用的语言。^[1] 沈家煊重申了这个看法。^{[2](743)}

最早的汉语语篇研究可以追溯到文章学对语篇的分析。不过现代意义的语篇研究是从汉语语法学产生后才开始的。近20年来, 随着功能语法、话语分析的兴起, 汉语语篇研究正在探求新的研究思路。迄今为止的汉语语篇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文章学、语法学和话语分析三个时期。^①

一、汉语语篇研究的萌芽——文章学时期

(一)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

文章学是写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代文章学发端于先秦, 兴盛于魏晋南北朝。白话文运动之后, 现代文章学随即兴起。^[3] 20世纪80年代, 文章学再次复兴, 逐渐形成本体论、写作论、阅读论“一体两翼”的学科体系, 其中的写作学(基础写作或应用写作)已列入高等学校课程体系。^[4]

文章学内容非常广泛, 几乎与文章有关的一切都是文章学研究的对象。根据王凯符等《古代文章学概论》, 古代文章学涉及文道、修养、立意、谋篇、辨体、文辞、风格、修改等诸多方面。^[5] 据张寿康《现代文章学资料汇编》, 现代文章学涉及文章的源流、分类、要素、写作、章法和技法、阅读分析和鉴赏、文风、风格等方面。^[6] 概而言之, 文章学以文章为中心, 研究作者、读者与文章的互动关系, 是一门经验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二) 文章章法是语篇研究萌芽

文章学不等于语篇研究。文章学除了研究语篇, 还研究与语篇有关的创作、阅读等问题。即使研究语篇, 文章学也更关心文章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 语篇研究的对象就是语篇本身, 会尽量把语篇作为客观的对象来观察。一般来说, 从事语篇研究的学者都会小心翼翼地把二者区别开来, 避免自己的研究滑入文章学范畴。文章学与语篇研究有关的主要是文章章法。

古代文章学总结了文章结构的基本模式——“起承转合”。刘熙载《艺概·经义概》说:

收稿日期: 2008-12-15

作者简介: 聂仁发(1968-), 男, 湖南常德人, 宁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

“起”,就是开头。“合”,就是结尾。二者互相呼应,构成文章首尾。“承”,当是承接开头,加以生发。“转”,相对于开头来说,与“承”无异;相对于“承”来说,则角度有所变化,所以叫“转”。古代文章学认为文章有法可循,但又不可拘泥定法。金人王若虚在《文辨》中说:

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

这些经验对于分析语篇结构有重要意义,在后来的汉语语篇研究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三) 文章章法对语篇宏观结构分析的影响

“起承转合”从大处着眼,把一个完整语篇切分成四个直接成分,四个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把语篇直接成分及其关系称为语篇的宏观结构。^[7]早期汉语语篇研究中有关宏观结构的内容大都继承了“起承转合”的思想。

王福祥《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把语篇单位分为单句、复句、句组、句段、片断。认为:“典型的句段结构形式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起始部分、展题部分和归结部分。”“每个句段可以有起始、展题、归结三个组成部分,也可以只有两个部分,并无定规。”^[8]“起始”、“归结”就是“起”、“合”,“展题”则包括了“转、承”。这里既有“起承转合”的思想,也有“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思想。

吴启主《汉语构件语篇学》根据“起承转合”结构成分的组配情况,把语篇宏观结构类型分成完全结构和不完全结构,以及扩展结构和变式结构。具备起承转合四种成分的称为完全结构,否则叫做不完全结构。扩展结构是指起承转合扩展为二为三的结构。变式结构指的是起承转合位置次序有变化的结构。^[9](196-210)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学对于文章章法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起承转合”上面。现代文章学一般把文章分成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几大类,逐类分析结构模式。吴应天《文章结构学》和杨荫浒《文章结构论》是专门探讨文章结构的著作。前者重点例说了说明文、议论文、叙述文和描写文的结构类型,^[10]后者除上述几种文体外,还总结了应用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结构特点。^[11]这些研究是对传统的延续,又是对文章结构研究的深化,仍然值得汉语语篇研究者关注。

二、汉语语篇研究的成长——语法学时期

(一) 汉语语篇研究源于语法学对象的扩展

文章学分析语篇多着眼于阅读写作,即使谈到结构也多是从事文章作法角度来说的。语篇研究则把文章当成客观对象进行分析,这种观念和方法来自语法学。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是第一部分产生重大影响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该书以句子为语法分析的“本位”。句子包括单句和复句。该书列有包孕复句、等立复句、主从复句三章。^[12](187-227)此后的语法著作都把复句作为研究内容之一。

跟单句相比,复句与句群更为接近。刘世儒认为,“句群间的关系,同复句并没有两样”。^[13]既然复句是语法研究的对象,句群纳入语法研究也就理所当然了。20世纪80年代,在教学语法推动下,句群迎来了一个研究高潮。据粗略统计,其间发表专文200多篇,出版著作10多种。^[14](214-227)

张斌指出:“既然句群纳入语法范围之内,为什么篇章又排除在外呢?早在20年代,黎锦熙先生就把段落篇章的分析作为《新著国语文法》的内容。他讲段落(相当于句群),处处联系篇章,这是有道理的。”^[15]汉语语法从句子扩展到篇章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这既与汉语各级单位之间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有关,又与注重实用的汉语研究传统有关,当中也很难说没有文章学的影响。廖庶谦就曾提倡,要把文法、文章作法和修辞学在研究上统一起来,并主张把句子语法扩展到篇章,在篇章里面分析句子。^[16]张志公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17]实际上,黎锦熙及以后一些学者的语法著作中大多含有语篇内容。《新著国语文法》第十九章“段落篇章和修辞法举例”图解了《低能儿》的前两段。^[12](262-271)张拱贵、廖序东《文章的语法分析》用加线法分析了十多篇文章。^[18]黎锦熙、刘世

儒《汉语语法教材》第三编第二部分“段落篇章和总图解”，论述了句群的构成及类型、段落的构成成分及联络方式、篇章的分析和总图解的具体运用，还具体分析了两篇文章。^[19]

当然，上述研究都还是在语法学名义之下进行的，语篇研究还没有从语法学中独立出来。王绶的《复句·句群·篇章》以复句分析为基础，把复句分析方法扩展到句群、段落、篇章，继承了黎锦熙先生的语法学说，而又有所发展。^[20]在此基础上，王绶出版了《篇章语言学》，试图把语篇研究同句法分析区别开来。^[21]

(二) 篇章语法的基本内容

从语法学中发展起来的语篇研究通常称为篇章语法。篇章语法研究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包括句群、段落、篇章。至于复句，实践上大多倾向于归入语法学。其实复句研究对句群研究影响很大，把复句归入篇章语法也是合适的。

复句研究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句间关系，二是关联词语。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都为复句分类服务。汉语复句分类一直是一个难题。有分为联合与偏正两大类的，有分为因果、并列与转折三大类的，有的干脆不分大类。在分类标准上也不尽一致。有的依逻辑关系，有的依事理关系，有的依心理关系，有关联词语的一般又依关联词语。目前经常提到的复句类型有：并列复句、顺承复句、递进复句、选择复句、解注复句、因果复句、条件复句、转折复句、让步复句、目的复句，等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而且是较易判别的类型，此外还有许多小类。相比之下，关联词语的研究则要深入细致得多。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分类考察了大量的关联词语，是作者 20 多年潜心复句研究的成果。^[22]

句群研究的著作很多，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句群的特点，句群的结构和切分，句群的衔接与连贯，句群的分类，句群的功能，句群教学等。句群研究的重点也是句间关系与连接手段。根据句间关系的不同，句群分为并列、连贯、递进、选择、总分、解证、因果、条件、转折、假设、让步等类型。这些研究主要是复句分析方法在句群中的延伸和发展。句群的关联词语同复句大同小异，主要不同是句群中不能使用复句中的成对的关联词语。^[23]句群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句群有语义中心，是一个小型语篇，因而有一些功能角度的分析。比如根据表达功能不同，句群被分为记叙、描写、说明、议论、抒情、对话等类型。^{[14](49-62)}这部分内容有写作学的印记。

吴启主《汉语构件语篇学》是典型的篇章语法。该书的内容大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句子在语篇中的功能。句子可以单独成段，用来突出某些意思，比如提示、总括、连接、强调等。^{[9](53-61)}句子也可以组成多句段。在多句段中，句子根据功能不同可以分为引句与正句、主句与述句、修饰句与焦点句、插入句和连接句等。^{[9](64-73)}二是段、段群的组合关系与组合手段。组合关系有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两大类，时间关系包括序列时间、先后时间和共时时间，逻辑关系包括顺接、逆接和转接，其下还有许多关系类型，一般根据关联词语作具体划分。组合手段则分为词汇手段、语法手段和修辞手段。^{[9](74-186)}三是篇的结构。根据语义结构把篇分成完全结构、不完全结构、扩展结构、变式结构等，根据语法关系把篇分成平列式、承接式、分合式、断续式、倒装式、综合式等。这部分还分析了开头和结尾的方法，明显受到文章学影响。^{[9](196-236)}

篇章语法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语法分析方法——确定单位、划分层次、明确关系、归纳手段，是结构主义语法分析方法在汉语语篇分析中的运用。这一时期的汉语语篇研究是语法学的一个部门。

三、汉语语篇研究的探索——话语分析时期

(一) 话语分析的引进与尝试

篇章语法是从结构主义语法中发展起来的，使用的方法也是结构主义的。随着汉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话语分析思想的引进，汉语语篇研究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

一般认为，在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语篇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美国学者称之为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欧洲学者称之为篇章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指的是相同的内容。^[24]话

语分析的最大特点,就是紧紧结合语言的实际应用,探索语言的组织特征和使用特征,同时,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和发话人与受话人双方的认知能力等角度出发,对有关特征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25] 话语分析的理论要点是:(1)人们在进行面对面的交际或写文章时,往往不是用一个孤立的句子,而是应用大量有组织的句子。(2)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时,语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3)不管是交际中的口语,还是成篇的书面语,小句和小句之间,句子和句子之间,段落和段落之间,都存在结构上的或语义上的联系。(4)人脑中的语言是以语块(chunk)的形式储存的。(5)篇章对句式及其变体的选用有制约作用,句中也存在着篇章现象。^[26]

我国对话语分析的介绍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代表性的论文或著作有陈平《话语分析说略》、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王福祥、白春仁《话语语言学论文集》、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等。几乎与此同时,现代汉语的话语分析也逐渐发展起来。影响比较大的论文如陈平《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沈家煊《不加说明的话题——从对答看“话题—说明”》、徐赓赓《叙述文中“他”的话语分析》、屈承熹《汉语副词的篇章功能》、徐杰、李英哲《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方梅《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等等。汉语的话语分析一开始就同功能语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二) 话语分析时期的汉语语篇

话语分析目的不一,方法不同,内容庞杂。受此影响,汉语语篇研究也是百花齐放。

廖秋忠是我国最早着手汉语篇章结构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从1983年起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如《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考点》《篇章中的框—根关系与所指的确定》《现代汉语篇章中指同的表达》《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篇章中的管界问题》《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等,这些研究后结集为《廖秋忠文集》,是汉语语篇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27]

王福祥《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主要运用源自布拉格学派的“实际切分法”分析句子的“主题—述题”结构及其在句组、句段中的扩展方式,是根据话语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探索现代汉语话语内部构成规律的一次尝试。沈开木《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认为话语是在交际的决策、框架的基础上经过大编码产生的,并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吸收语法、语义、语用等多学科的观点方法,对汉语语篇做了多角度的考察。^[28] 郑贵友《汉语篇章语言学》吸收国外篇章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篇章的衔接与连贯、实义切分、主位结构、句子的信息结构、汉语篇章微观语义结构模式以及微观、宏观功能模式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29] 郑庆君《汉语话语研究新探》选择了现代汉语的经典作品《骆驼祥子》为研究对象,对其句际关系和话语结构从关系系统、描写系统、照应系统、比较系统四个方面作了全面、系统、详尽的分析和描写,并提出了众多的观点、原则与方法。^[30] 徐赓赓《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篇章回指形式的专著。作者运用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方法,从零形回指、代词回指和名词回指三个方面较系统地、深入地研究现代汉语的篇章回指现象,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31]

屈承熹《汉语篇章语法》首先以篇章的方法研究当代句法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汉语句法特征,包括体标记和句子状语,重点探讨体标记的篇章功能、情态副词在篇章中的地位;然后转入与句法关系较浅的领域,包括小句助词和情态;最后进入纯篇章的领域,讨论诸如话题化、信息状况、前后景结构等概念。最终把语篇问题也归结为句法问题。^[32]

除专著外,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不少论文。据田然统计,1983年1月至2004年8月,在几本主要的语言学刊物上共发表汉语语篇研究论文61篇。内容包括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语篇现象、语篇教学等几个方面。^[33]

此一阶段的汉语语篇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突破结构主义语法学方法,广泛吸收话语分析、语用学等的观念与方法,比如关于信息结构的分析、关于回指的分析、关于衔接与连贯的分析

等,都比过去深入细致得多。二是语篇研究与语法研究有密切的联系。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不是语法学方法在语篇上的运用,而是从语篇角度审视句法现象。^[34]屈承熹的研究明显有这方面的特点。

四、汉语语篇研究的展望

把汉语语篇研究分成上面三个时期,一是它们确有时间上的先后,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方法不同、侧重点也不一样。文章学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宏观结构的分析,以指导写作为目的;语法学时期的语篇研究侧重微观结构的描写,揭示小句组合成篇章过程中的结构层次关系;话语分析时期的语篇研究引入了认知、功能观点,解释性成分明显增多。当前汉语语篇研究在功能语法带动下,在篇章回指、篇章连接词等现象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这对扩大语篇研究的影响、促使更多人关注、参与汉语语篇研究都有积极意义。今后应该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出语篇研究的语言学价值。此外,汉语语篇研究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首先,要继续深入研究语篇结构。语篇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微观结构,即由小句组成语篇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各级结构。过去对微观结构的研究都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现在应该尝试多种方法,比如修辞结构理论(RST),目前还很少有人用来分析汉语语篇。过去复句和句群是分开研究的,如果拆除其间的藩篱,把它们看成大同小异的句组统一对待,也能够深化对微观结构的认识。其他如流水句、话题链的研究都还不够。二是宏观结构,即一个完整语篇的直接成分及其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借用文章学的概念进行比较粗浅的分析,大体还停留在起承转合上。有所突破的是廖秋忠对论证体的研究。^[35]宏观结构可以借助叙事学、写作学的一些方法。它们在故事结构、新闻结构、公文结构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外,宏观结构还有宏观语义结构与宏观形式结构的区别,同样的故事用新闻形式或论证形式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其次,要加强理论建设。从前面几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语篇研究一直深受文章学、结构语法和话语分析的影响,自身理论建设滞后。沈家煊认为,一门学科要取得进展,必须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语篇是语言运用单位,交际性强,传递信息是根本目的,应该从交际、传递信息的角度加强理论研究。相比于语法学,语篇研究要更重视意义、认知、功能方面的因素。这要求我们跳出语言本身,从外部观察语篇。国外学者把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语篇研究,常常使语篇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从而推动语篇研究的发展。^{[2](768)}

第三,要加强语篇应用研究。语言学历来给人应用性不强的印象,能够改变这种印象的大概就是语篇研究了。语篇研究不能停留在篇章语法层面,要进一步向语篇理解、生成方向发展,向语篇应用发展。语篇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语篇教学、^[36]新闻写作、话语批评、自动摘要、人机对话等,结合应用进行研究能够增强语篇研究的针对性、目的性,能够发现更多值得研究的课题,也能促进理论建设。

最后,外语语篇研究很是火热,汉语语篇研究相对冷清得多。加强同外语界的沟通,吸收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对汉语语篇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

注释:

①郑贵友《汉语篇章分析的兴起与发展》把现代汉语篇章分析的兴起和发展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纯粹以文章写作为主要目的对篇章构成加以观察的汉语“文章学”研究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文章学分析为主,同时重视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篇章构成加以观察的“文章学—语言学”杂糅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观察汉语篇章结构规律的、具有“本土特征”的汉语篇章分析时期;第四个阶段是引进西方现代篇章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篇章语言问题的汉语篇章分析时期。(见《汉语学习》,200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 廖秋忠. 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1(4): 16-44.
 [2] 沈家煊. 二十世纪的中国话语语言学[M]//刘坚.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43-774.
 [3] 张寿康. 文章学概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11-14.

- [4] 张会恩, 曾祥芹. 文章学教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5] 王凯符. 古代文章学概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 [6] 张寿康. 现代文章学资料汇编[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 [7] 聂仁发. 汉语语篇研究的几个问题[J].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5(5): 66-72.
- [8] 王福祥. 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9] 吴启主. 汉语构件语篇学[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 [10] 吴应天. 文章结构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11] 杨荫浏. 文章结构论[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 [12]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13] 刘世儒. 现代汉语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201.
- [14] 吴为章, 田小琳. 汉语句群[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5] 张斌. 与句群分析有关的问题[M]//胡裕树, 张斌. 胡裕树张斌选集.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07-311.
- [16] 廖庶谦. 口语语法[M]. 上海: 读书出版社, 1946: 164.
- [17] 张志公. 汉语辞章学论集[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 [18] 张拱贵, 廖序东. 文章的语法分析[M]. 上海: 东方书店, 1955.
- [19] 黎锦熙, 刘世儒. 汉语语法教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20] 王绶. 复句·句群·篇章[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 [21] 王绶. 篇章语言学[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22] 邢福义. 汉语复句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3] 高更生, 王红旗. 汉语教学语法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6.
- [24] 李悦娥, 范宏雅. 话语分析[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1-3.
- [25] 陈平. 话语分析说略[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7(3): 4-19.
- [26] 徐赓赓. 话语分析在中国[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4): 20-24.
- [27] 廖秋忠. 廖秋忠文集[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 [28] 沈开木. 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9] 郑贵友. 汉语篇章语言学[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2.
- [30] 郑庆君. 汉语话语研究新探[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 [31] 徐赓赓. 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2] 屈承熹. 汉语篇章语法[M]. 潘文国, 译.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6.
- [33] 田然. 近二十年汉语语篇研究述评[J]. 汉语学习, 2005(1): 51-55.
- [34] 方梅. 篇章语法与汉语篇章语法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6): 165-172.
- [35] 廖秋忠. 篇章中的论证结构[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8(1): 86-101.
- [36] 彭小川. 关于对外汉语语篇教学的新思考[J]. 汉语学习, 2001(2): 49-54.

Chinese Textlinguistic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IE Ren-fa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Chinese texts can mainly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writing art, grammar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writing art focused research, for the purpose of offering guidance on writing, laid emphasis on the macrostructure, namely the immediate constituents of a text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grammar focused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microstructure,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lauses and their hierarchies mainly through descriptions; the research predominated by discourse analysis mainly deals with various text phenomena, interpreting them with ideas related to cognition and functions. Future research on Chinese texts, while concerning itself with text phenomena, should lay more emphasis on text structure and develop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text.

Key Words: research on Chinese texts; writing art; grammar; discourse analysis

(责任编辑 骆良钢)